



(上接A08版)

清雕嵌镶

雕，施于挡板、面板、牙条等构件上，工艺手法有镂雕、浮雕；施于吉子、插件上，工艺手法有镂雕、圆雕。比起东阳、嵊州的木雕，宁波雕花师傅的特长有二，一是用材范围广，尤其多用红木；二是不罩色漆，大多施以透明本色漆，材质纹理与工艺水准一目了然，俗称清雕。

嵌，现在所见宁波嵌镶最早的实例，当是唐时由明州输往日本的紫檀双六棋盘，今藏于奈良正仓院，嵌镶材料有象牙、戗色鹿角、黄杨、黑檀、竹簧，可见宁波嵌镶工艺源远流长。到了清代民国时，甬作嵌料多用象牙、黄杨、牛骨、螺钿、紫檀、乌木和竹簧，但一件家具中所用嵌料，一般只用一种，如红木嵌黄杨，花梨嵌骨。嵌料上作浅浮雕的为“高嵌”，嵌镶料仅锯出花纹外廓并略加浅刻、嵌料与底板在一个平面上的为“平嵌”，用两种以上嵌料的，称为“和嵌”。底板多用色泽深于嵌料的红木、花梨等，以形成色彩反差，所谓“若要俏，三分孝（白）”（指骨嵌）是也。凡家具上有红木嵌黄杨、花梨嵌骨装饰工艺的，基本可以认定是甬作家具；如果发现有榉木嵌紫檀、嵌红木甚至嵌乌木的，那就铁定是宁波货了。

甬作嵌镶多在底板依嵌料形状铲出凹形基底，将嵌料严丝合缝按入粘贴后，再髹透明本色漆，所以，有学者指宁波骨嵌为漆艺，是不确切的。

装饰图案

家具的装饰图案，一般集中在挡板、面板和挂面上，工艺手法为清雕、嵌镶，图案题材多为和合二仙、刘海戏蟾，福庆（蝠磬）有余（鱼）、五世（狮）同堂，福禄寿星、八仙过海、梅兰竹菊、渔樵耕读等。而甬作家具的装饰更在吉子、柱档上争奇斗巧，图案题材也十分丰富，除了人物瑞兽、花鸟虫草外，祈祷家族生生不息、绵延不绝的一根藤、绳纹、瓜瓞、可无限复制的几何图形等，也常见于家具上。另外，在牙条、椅背板等方寸之地，宁波雕花匠亦不惜工时，以极细极薄的线条，浅雕出各种图案。这种技艺通常是大师级的玉工在美石良玉上才会施展，但在阿拉宁波，这种费时耗力的工艺，居然在普通的榉木、楠木甚至木

荷上都会出现。

束腰处嵌以黄杨或红木禹门洞、直线形嵌条，也是甬作家具独特的符号之一。

附属配件

家具上最常用的附属配件为铜件与细藤。铜件主要是指铰链、拉手、搭襻等，偶见有加固榫卯的铜包角。甬作家具上的铜件，多用云白铜，结合分色做工，整器家具有了黄白色的铜件后，色彩更加丰富活泼。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：像舍橱双门上的铜搭襻，左右两个之间绝大多数有二三毫米的高差，见得多了你就会意识到那一定不是木匠“生活推板”（活儿做得不好），但到底这里有什么讲究，至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
同为朱金器物，宁波的朱金桶钵类器用，如提桶、奶桶、脚桶、子孙桶等，箍圈用铁丝，而绍兴的则用扁铜圈。细藤常用来做椅凳的座面，而宁波过去最考究的床面，无疑是藤绷，即是下串棕绳承重，上编细藤床面，由此省去草席。甬作家具的细藤面，色泽淡雅、精光内敛，严密不漏水，拍之如鼓鸣，初看只觉平淡而单调，但迎光一瞥，往往能发现藤面竟有回纹、卐字纹甚至寿字纹等图案，不由得令人啧啧称奇。

髹漆色彩

《鄞县通志》上说：“甬之是行（指漆艺）出品最名者为硃红漆、为擦漆二者”，也就是说，甬作家具之漆色，总的可分为两类，即透明本色生漆与朱红泥金彩漆，前者多为厅堂家具，由夫家置办，属夫家共同财产，后者多为内闾家具，由娘家置办，系妻子私人财产。因此，甬作家具之漆色，可视为识别宁波家具之阴阳二元结构的标志。朱金家具由于流行于浙江中东部，其如何区别是否甬作，一时难以辨别，但相比之下，甬作本色类家具的个性要远远强过甬作朱金类家具。

宁波有两种透明本色漆艺，一为上述所谓的擦漆或揩漆，《鄞县通志》上说擦漆“纯用右拇指摩擦而成，不烦漆帚”，而据老漆匠说，擦漆或揩漆，用掌缘摩擦，但“不烦漆帚”，则是擦漆的根本，否则要叫刷漆或涂漆了；另一种为金漆，其漆料或漆剂与擦漆相同（基本原料为生漆加桐油，但二者比例则由老师傅凭经验而定。

一件家具究竟用擦漆还是金漆，实在并不易分别，一般来说，凡榉木配红木的，多用擦漆，而花梨配木荷的，多为金漆。

现在留下来的宁波老家具，不管是整器还是部件，一般很少有破败气，这除了得益于宁波木匠榫卯功夫了得外，也利益于宁波擦漆或上好金漆。宁波老家具旧而不脏、光泽老辣，有人以为是木材表皮日久所形成的包浆，其实大谬。即便是紫檀红木等优质木材，哪怕你打磨得再细再光滑，如果不上生漆，过上百年，也是一副“木讷讷”的样子。家具上靓丽的皮壳，其实就是生漆包浆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擦漆，一般都用于名贵木料所做的器具上（其形成的包浆如玻璃镜面，光可鉴人，俗称“玻璃包浆”），唯有在阿拉宁波，才会用于普通木料的家具。

此外，宁波的推光漆（《鄞县通志》误为“透光漆”）也很有成就。推光漆为色漆，木胎打磨光滑后上漆，用细砂打磨（此即“推光”之意）后再上漆，如是者再三再四，直至光可鉴人，然后或以金粉描绘（此即所谓的“描金漆器”），或素面相向。

众所周知，一个地方文化特色是由方言、饮食、建筑、信仰、戏曲、器用等诸方面的特点、习俗所共同体现的，但从地方文化的某一个方面来比较，各地之间则是有优势差异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甬作家具，作为器用文化方面（包括外形、功用设计及制作方式、质量等）已经发展出一种相当成熟的形态，是宁波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

花梨配红木舍橱局部，其半球形铜铰链系仅见之孤例。



甬作楠木配红木玫瑰椅



宁波独有的夜香椅

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